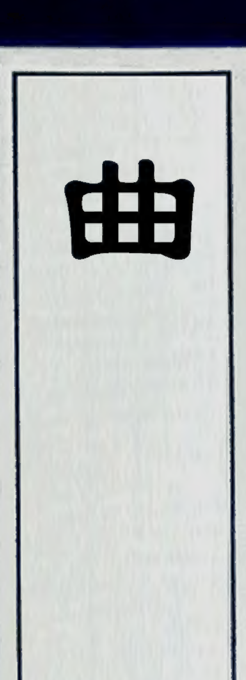


曲律

曲律卷第三

會稽方諸生王驥德伯良撰

柳城翁孫如法世行訂

勾餘欝藍生呂天成勤之校

論用事第二十一

曲之佳處不在用事亦不在不用事好用事失之堆積無事可用失之枯寂要在多讀書多識故實引得的確用得恰好明事暗使隱事顯使務使唱去人人都曉不須解說又有一等事用在句中令人不覺如禪家所謂撮鹽水中飲水乃知鹹味方是妙手西廂

琵琶用事甚富然無不恰好所以動人玉玦句句用事如盛書櫃子番使人厭惡故不如拜月一味清空自成一家之爲愈也又用得古人成語恰好亦是快事然只許單用一句要雙句須別處另尋一句對之如琵琶月雲高曲末二句第一調正是西出陽關無故人須信家貧不是貧第二調他須記一夜夫妻百夜恩怎做得區區陌路人第三調他不到得非親却是親我自須防人不仁如此方不堆積方不蹈襲故如此老胸中別具一副爐錘也

論過搭第二十二

過搭之法雖見古人詞曲中須各宮各調自相爲次又須看其腔之粗細板之緊慢前調尾與後調首要相配叶前調板與後調板要相連屬古每宮調皆有賺取作過度而用緣慢詞引子止着底板驟接過曲血脈不貫故賺曲前段皆是底板至末二句始下實板戲曲中已間實白故多不用諸宮調惟仙呂許與雙調相出入其餘界限甚嚴不得陵犯惟十三調譜類多出入中商黃調以商調黃鍾二調合成高平調與諸調皆可出入其餘各調出入詳見十三調譜中或謂南曲原不配絃索不必拘拘宮調不知南人弟

取按板然未嘗不可取配絃索又譬置目眉上置鼻口下亦何妨視嗅但不成人面部位終非造化生人意耳凡一調中有取各調一二句合成如六犯清音七犯玲瓏等曲雖各調自有唱法然旣合爲一須唱得接貼融化令不見痕迹乃妙何元朗謂北曲大和絃是慢板花和絃是緊板如中呂快活三臨了來一句放慢來接唱朝天子皆大和又是慢板緊慢相錯何等節奏南曲如錦堂月後僥僥令念奴嬌後古輪臺梁州序後節節高一緊而不復收矣然戲曲亦有中段却放緩唱者不可一律論也

論曲禁第二十三

曲律，以律曲也。律則有禁，具列以當約法。

重韻 一字二三押，長套及戲曲不拘。

借韻 雜押傍韻，如支思又押齊微類。

犯韻 有正犯，句中字不得與押韻同音，如冬犯東類，有傍犯，句中即上去聲，不得與平聲相犯，如董凍犯東類。

犯聲 即非韻脚，凡句中字同聲，俱不得犯，如上例。

平頭 第二句第一字不得與第一句第一字同音。

合脚 第二句末一字不得與第一句末一字同音。

上去疊用 上去字須間用，不得用兩上兩去。

上去去上倒用　宜上去，不得用去上，宜去上，不得用上去，活法見前論平仄條中，

入聲三用　疊用三入聲

一聲四用　不論平上去入，不得疊用四字，

陰陽錯用　宜陰用陽字，宜陽用陰字，

閉口疊用　凡閉口字，只許單用，如用侵不得又用尋，或又用監咸，廉纖等字，雙字如深深毿毿㦧㦧類不禁，

韻脚多以入代平　此類不免，但不許多用，如純用入聲韻，及用在句中者，俱不禁

疊用雙聲　字母相同，如𤫊瓏皎潔類，止許用二字，不許連用至四字，

疊用疊韻　二字同韻，如逍遙燦爛類，亦止許用二字，不許連用至四字，

開閉口韻同押　凡閉口如侵尋等韻，不許與開口韻同押，

陳腐不新采

生造不現成

俚俗不文雅

蹇澀不順溜

粗鄙不細膩

錯亂無次序

蹈襲忌用舊曲語意，若成語不妨，

沾脣不脫口

拗嗓平仄不順

方言他方人不曉

語病聲不雅，如中原音韻所謂達不着主母機，或曰燒公鴨亦可類，

請客 如咏春而及夏，題柳而及花類，

太文語 不當行

太晦語 費解說

經史語 如西廂評不有初，鮮克有終類，

學究語 頭巾氣

書生語 時文氣

重字多 不論全套單隻，凡重字俱用檢去，

襯字多 襯至五六字

堆積學問

錯用故事

宮調亂用

緊慢失次

對偶不整

右諸禁凡四十條在知音高手自然不犯如不能盡免須檢點去其甚者令不礙眼不爾終難爲識者非法家曲也

論套數第二十四

套數之曲元人謂之樂府與古之辭賦今之時義同一機軸有起有止有開有闔須先定下間架立下主

意排下曲調然後遣句然後成章切忌湊插切忌將就務如常山之蛇首尾相應又如鮫人之錦不着一絲紕類意新語俊字響調圓增減一調不得顛倒一調不得有規有矩有色有聲衆美具矣而其妙處政不在聲調之中而在句字之外又須煙波渺漫姿態横逸攬之不得挹之不盡摹歡則令人神蕩寫怨則令人斷腸不在快人而在動人此所謂風神所謂標韻所謂動吾天機不知所以然而然方是神品方是絕技即求之古人亦不易得金在衡謂古散套無佳者僅北調萬種閒愁一曲何元朗以爲秪得馬上抱

雞三市鬭、袖中携劒五陵遊二句差勝、乃用晚唐羅隱詩、其餘蕪淺、殊不足觀、余謂北曲尚有佳者、惟南曲最不易得、弇州謂暗想當年羅帕上把新詩寫是元人作、學問才情足、冠諸本、是大不然、此曲首調第一七字句、便下五襯字、既已非法、第三句多了一字語亦無謂、第四五句、軟玉溫香、嫩枝柔葉、空無着落、末二句、琴瑟正和協、不覺花影轉過梧桐月、意復不接第二調沉醉東風、又起一頭、特此後語意頗佳、至末段詞亦爛熳奔湧、然只是一意敷演、又不當與前忒忒令燕山絕湘江竭斷魚封雁帖三語相妨、無足

取也無已則陳大聲因他消瘦一曲又首調羞問花時還問柳數語祇是請客次調懶畫眉繡户輕寒透十二珠簾不上鈎二句奏揷第三調金索掛梧桐黃鶯似喚儔四句又是請客只浣溪沙以下數調語意流麗頗自可人前段終非完璧才難之歎於斯益信大畧作長套曲只是打成一片將各調臚列待他來湊我機軸不可做了一調又尋一調意思西廂記每套只是一箇頭腦有前調末句牽搭後調做者有後調首句補足前調做者單鎗匹馬橫衝直撞無不可人他曲殊未能知此竅竅也

論小令第二十五

作小令與五七言絕句同法、要醞藉、要無襯字、要言簡而趣味無窮、昔人謂五言律詩、如四十箇賢人、着一箇屠沽不得、小令亦須字字看得精細、着一戾句不得、着一草率字不得、弇州論詞所謂宛轉綿麗淺至儇俏、正作小令至語、周氏謂樂府小令兩途、樂府語可入小令、小令語不可入樂府、未必其然、渠所謂小令、蓋市井所唱小曲也、

論咏物第二十六

咏物毋得罵題、却要開口便見是何物、不貴說體、只

貴說用佛家所謂不即不離是相非相只於牝牡驪黃之外約畧寫其風韻令人髣髴中如燈鏡傳影了然目中却摸捉不得方是妙手元人王和卿咏大蝴蝶掙破莊周夢兩翅駕東風三百座名園一採一箇空誰道風流種諕殺尋芳的蜜蜂輕輕飛動把賣花人搧過橋東只起一句便知是大蝴蝶下文勢如破竹却無一句不是俊語古詞咏柳窺青眼開口便知是柳下偏宜向朱門羽戟畫橋遊舫又倚闌凝望消得幾番暮雨斜陽等皆從柳外做去所以瀰漫多趣他如祝京兆咏月陶陶區咏雁梁伯龍咏蛺蝶等非

無一二佳語只夾雜凡俗便是不成片段小令北詞王西樓最佳如咏浴裙睡鞋等曲首首尖新王渼陂馮海浮咏鞋杯諸曲亦多巧句海浮月兒芽彎環在腮上筍兒尖穿破了鼻梁及環兒脚一彎花兒瓣兩邊又心坎兒裏踢蹬肚囊兒裏款行腸襀兒裏穿芳徑等尤稱妙絶亦未免間以粗豪語不無遺恨耳問如何是說體如昔人咏柳絮一似半天飄粉遶樹凝酥平地飛瓊堵是也如何是說用如咏草斜陽外幾家斷橋村塢又池塘雨歇夢回南浦又王孫何事在長途好歸去又驚春暮是也

論俳諧第二十七

俳諧之曲東方滑稽之流也非絕穎之資絕俊之筆又運以絕圓之機不得易作着不得一箇太文字又着不得一句張打油語須以俗爲雅而一語之出輒令人絕倒乃妙元人嘲禿指用詞十指如枯筍和袖捧金尊搊殺銀箏字不真揉癢天生鈍縱有相思淚痕索把拳頭揾中原音韻及弇州皆極賞之然首語及揉癢天生鈍句尚覺着相此體亦是西樓最佳如失雞轉五方等曲皆極當行吾鄉徐天池先生生平諧謔小令極多如嘲少髮大腳妓黃鶯兒中二句粧

臺上省油，廝打處省揪末，下粧樓，金蓮一步，占着兩塊大磚頭，嘲瘦妓，四兩麪條搓，抹胸膛，三寸羅，俏郎君一手撟（平聲）三箇，嘲歪嘴妓，一箇海螺兒在腮邊，不住吹，面前說話倒與傍人對，末抹胭脂，櫻桃一點，搓（去聲）過鼻梁西等曲，大爲士林傳誦，今未見其人也，

論險韻第二十八

作曲好用險韻，亦是一僻，須韻險而語則極俊，又極穩妥方妙，西廂之不念法華經，不禮梁王懺，及彩筆題詩，迴文織錦，何語不俊，何韻不妥，又國初人蕭淑蘭劇，全押廉纖監咸侵尋桓歡四韻，亦字字穩俏，近

見押此等韻者、全無奇怪峭絕處、只是湊得韻來、便以為難事、夫欲借險韻以見難、而止是平通趁韻無以異於人也、亦何取此等韻為耶、故知百尺竿頭逞技、非右所謂肉飛仙手段不可、庸衆人故當以此為戒、

論巧體第二十九

古詩有離合建除人名藥名州名數目集句等體、元人以數目入曲、作者甚多、句首自一至十、有順去逆回者、輟耕錄載折桂令起句、博山銅、細裊香風、一句兩韻、名曰短柱、為極難作、虞邵菴作鑾輿三顧茅廬、

一曲擬之、則二字一韻、盡尤難矣、喬夢符有當時處士山祠一曲、亦用此體、嘉靖間、北都有劉憲副效祖者、用此體、凡平聲每韻各賦一首、可稱一癖、詞林摘艷有粉蝶兒從東隴風動松呼長套、句句兩字一韻、然不見佳、藥名詩、須字則正用、意却假借、讀去不覺、詳看始見、方得作法、如所謂四海無遠志、一溪甘遂心是也、陳大聲有藥名散套、首句今年牡丹開較遲便是直用其名、更無別意、又後多借同音字為用、如借霜梅為雙眉、茴香為回鄉、其語猶俏、至借白芨為非極、滑石為化石、政可發一胡盧矣、今紅蕖用藥名

牌名五色五聲八音及瀟湘八景離合集句等體、種種皆備、然不甚合作、倘不能窮極妙境、不如毋添蛇足之爲愈也、

論劇戲第三十

劇之與戲、南北故自異體、北劇僅一人唱、南戲則各唱、一人唱、則意可舒展、而有才者得盡其春容之致、各人唱、則格有所拘、律有所限、即有才者不能恣肆於三尺之外也、於是貴剪裁、貴鍛鍊、以全帙爲大間架、以每折爲折落、以曲白爲粉堊、爲丹臒、勿落套、勿不經、勿太蔓、蔓則局懈而優人多刪削、勿太促、促則

氣迫而節奏不暢達，毋令一人無着落，毋令一折不照應，傳中緊要處，須重着精神，極力發揮使透，如浣紗遺了越王嘗膽，及夫人採葛事，紅拂私奔，如姬竊符，皆本傳大頭腦，如何草草放過，若無緊要處只管敷演，又多惹人厭憎，皆不審輕重之故也，又用宮調，須稱事之悲歡苦樂，如遊賞則用仙呂雙調等類，哀怨則用商調越調等類，以調合情，容易感動得人，其詞格俱妙，大雅與當行參間，可演可傳，上之上也，詞藻工，句意妙，而不諧里耳，為案頭之書，已落第二義，既非雅調，又非本色，掇拾陳言，湊插俚語，為學究，為

張打油勿作可也、

論引子第三十一

引子須以自已之胷腸、代他人之口吻、蓋一人登塲、必有幾句緊要說話、我設以身處其地、模寫其似、却調停句法、點檢字面、使一折之事頭、先以數語該括盡之、勿晦勿泛、此是上諦、琵琶引子、首首皆佳、所謂開門見山手段、浣紗如范蠡而曰尊王定霸、不在桓文下、施之越王則可、越夫人而曰金井轆轤鳴上苑笙歌度、簾外忽聞宣召聲、忙蹙金蓮步、是一宮人語耳、只学羅山下一引頗佳、中春風無邪、却不可解、餘

俱非腐則漫、玉玦諸引、雖傷過文、然語俊調雅、不失爲才士之作、近惟還魂二夢之引、時有最俏而最當行者、以從元人劇中打勘出來故也、明珠引子、時用詩餘、寶劍引子、多出巳創、皆不足爲法、自來唱引子、皆於句盡處用一底板、詞隱於用韻句下板、其不韻句、止以鼓點之、譜中只加小圈讀斷、此是定論、

論過曲第三十二

過曲體有兩途、大曲宜施文藻、然忌太深、小曲宜用本色、然忌太俚、須奏之塲上、不論士人閨婦、以及村童野老、無不通曉、始稱通方、最要落韻穩當、如琵琶

手指上血痕尚在衣麻、衣麻是何話說、紅拂髯雲撩、下無亂字、是歇後語矣、皆謂趁韻、又不可令有敗筆語、琵琶僥僥令、既云但願歲歲年年人長在父母共夫妻相勸酬、下却又云夫妻長厮守、父母願長久、說過又說、至兩山排闥二句、與上何干、大是請客尾聲惟有快活是良謀、直張打油語矣、用韻須是一韻到底方妙、屢屢換韻、畢竟才短之故、不得以琵琶拜月藉口、若重韻則正不必拘、古劇皆然、避而牽强、不若重而穩俏之為愈也、

論尾聲第三十三

皆優人穿插傳授爲之本子上無甚佳者惟近顧學憲青衫記有一二語咄咄動人以出之輕俏不費一毫做造力耳黄山谷謂作詩似作雜劇臨了須打諢方是出場蓋在宋時已然矣

論落詩第三十六

落詩亦惟琵琶得體每折先定下古語二句却湊二語其前不惟場下人易曉亦令優人易記自玉玦易詩語爲之於是爭趨於文遡有集唐句以逞新奇者不知喃喃作何語矣用得親切較可如浣紗遇西施折用芙蓉脂肉綠雲鬟一詩所謂風乍起吹皺

一池春水、干卿何事、

論部色第三十七

夢遊錄云、今教坊開場、先引一段尋常事、名曰艷段、次正雜劇、爲兩段、末泥色主張、引戲色分付、副淨色發喬、副末色打諢、又或添一人裝孤、其次曲破斷送者謂之把色、輟耕錄云、傳奇出於唐、宋有戲曲、金有院本雜劇、院本一人曰副淨、爲參軍、一曰副末、謂之蒼鶻、鶻能擊眾鳥、末可打副淨、故云、一曰引戲、一曰末泥、一曰裝孤、又謂之五花爨弄、今南戲副淨同上、而末泥即生、裝孤即旦、引戲則末也、一說曲貫熟而

曰生、婦宜夜而曰旦、末先出而曰末、淨喧鬧而曰淨、反言之也、其貼則旦之佐、丑則淨之副、外則末之餘明矣、按丹丘先生謂雜劇院本有正末、副末、狚、狐、靚、鴇、猱、捷譏、引戲、九色之名、又謂唐爲傳奇、宋爲戲文、金時院本雜劇合而爲一、元分爲二、雜劇者、雜戲也、院本者、行院之本也、又按元雜劇中名色不同、末則有正末、副末、冲末、（卽副末）砌末、小末、旦則有正旦、副旦、貼旦、（卽副旦）茶旦、外旦、小旦、旦兒、（卽小旦）卜旦、亦曰卜兒、（卽老旦）又有外、有孤、（裝官者）有細酸、（亦裝生者）有孛老、（卽老雜）小廝曰徠、從人曰祗從、雜腳曰雜當、裝賊曰邦老、凡廝

役皆曰張千有二人則曰李萬凡婢皆曰梅香凡酒保皆曰店小二今之南戲則有正生貼生（或小生）正旦貼旦老旦小旦外末淨丑（即中淨）小丑（即小淨）共十二人或十一人與古小異古孤以裝官夢遊錄所謂裝孤即旦非也又丹丘以狚狐鴇猱並列即孤當亦是狐字之誤耳嘗見元劇本有於卷首列所用部色名目并署其冠服器械曰某人冠某冠服某衣執某器最詳然其所謂冠服器械名色今皆不可復識矣

論訛字第三十八

戲曲有相傳既久致訛字關出或係刻本之誤或為

俗子所改，致撰人叫屈，識者貽嗤，不一而足。如西廂風欠酸丁之欠，俗子作耍字音，至去其字之轉筆處一人，并字形亦爲改削，不知字書從無此字。元賈仲名蕭淑蘭劇寄生草曲，改不了斑（去聲）文撇醋饑寒臉，（音歛不作撿音）斷不了詩云子曰酸風欠，離不了之乎者也腌臢儉，以欠與上之臉下之儉叶韻，明白可證。蓋起於南人但知有風耍俗語，不知非音，遂妄倡是說，不意金在衡輩亦爲所誤，筆之正訛。夫使果爲風耍之義，何不逕用耍字，而以欠字代之耶。其在琵琶記者尤務，如請糧普天樂，原以家麻歌戈二韻通用，其云

豈忍見公婆受餓、正與上弟和兄更沒一箇下直恁摧挫相叶、却改作受餒、又有從而附和之者、以爲避俗、夫琵琶久用本色語矣、餓字亦何俗之有、乃妄改之、而反以不韻爲快耶、成親女冠子引、丈夫得志、佳壻乘龍、與上下入聲簇促韻全不叶、或改作坦腹、於韻是矣、而與後之兀的東床、難教我坦腹、又犯重複、直是難擺、則是東嘉自誤、雙聲子娘介福、用詩經語、俗子改作分福、以不識介字義、又與分字字形相近之故、後復改作萬福、又万與分相近之故也、剪髮香羅帶第三調、堪憐愚婦人、下當云、單身又貧、却易爲

屏亦誤記中每對偶甚整向謂孔雀屏開當作開屏與下芙蓉隱褥相對近詞隱於考誤已正之矣又嘗疑新篁池閣槐陰庭院二語槐陰與新篁不對必有誤字新篁當以高槐爲對乃的孟郊詩高槐結浮陰非無出也即此曲前云深院荷香滿又只管打扇與燒香又一架荼蘼滿院香下又云香肌無暑又一點風來香滿又香奩日永又香消寶篆沈煙又怎遂得黃香願又猛然心地熱透香汗又只見荷香十里又清香瀉下瓊珠濺連用十一香字重疊之甚而香滿香奩香消三句疊用尤爲不妥有改香奩作湘簾者

與上薔薇簾幙又重不可強爲之解本折落詩歡娛休問夜如何此景良宵能幾何兩何字亦重下何字蓋多字之誤耳他如明珠記二郎神換頭果然是萍水相遭與上之問分曉下之郎年少相吋因坊本誤刻而皆唱作相逢又紅拂記古輪臺剌船陳孺剌字或作次音或作辣音皆非當音作戚陳孺謂陳平也剌船事見史記却無正音莊子漁父篇註音戚此可爲證懶畫眉只得顛倒衣裳試覷渠倒字皆唱作上聲夫去聲則顛倒之義也上聲則傾倒之倒於義不協矣此則起於朱子註詩此老執拗甚不可解詩言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下顛之倒之、即覆說上文顛倒二字之辭、其實一也、却於上倒字音作上聲、而下倒字音作去聲、此何說也、又撇道非人謂侃說脚也、湯海若還魂記末折把那撇道兒搭長舌揸、是以撇道認作額子也、誤甚、又散套梅家庄水鑵湯餅、打爲磁眉、當作謝家庄、正崔護乞漿處也、又窺青眼曲白練序換頭、蕭郎信渺茫、下舊譜原作還追想當年處士庄、詞選作漫留下當年繫馬樁、俚甚、非白語、眼望旌節旗、耳聽好消息、出元人雜劇、今皆訛作旌捷旗、然似不如捷旌旗、與下好消息對

爲的憑君走到夜摩天夜摩天語出藏經今皆訛作焰摩天不如意事常八九可與言人無二三謂可與語言之人難得也今訛作可與人言兩葉浮萍歸大海蓋本白樂天與君何處重相遇兩葉浮萍大海中詩語詞隱唱曲當知以爲非是或偶未見此詩耳大抵刻本中誤處須以意理會不可便仍其誤彼優人俗子既不能曉吾輩又不爲是正幾何不令千古之瞶瞶耶

雜論第三十九上

係䋶筆漫書
初無倫次

詞曲小道遏雲落塵遠不暇論明皇製春光好曲而

桃杏皆開、世歌虞美人曲、而草能按節以舞、聲之所感、豈其微哉、

南北二調、天若限之、北之沈雄、南之柔婉、可畫地而知也、

北人工篇章、南人工句字、工篇章、故以氣骨勝、工句字、故以色澤勝、

勝國諸賢、蓋氣數一時之盛、王關馬白、皆大都人也、今求其鄉、不能措一語矣、（大都即今北京）

正音譜中所列元人、各有品目、然不足憑、涵虛子於文理原不甚通、其評語多足付笑、又前八十二人有

評後一百五人漫無可否筆力竭耳非眞有所甄別其間也

胡鴻臚言元時臺省元臣郡邑正官皆其國人爲之中州人每沈抑下僚志不獲展如關漢卿乃太醫院尹馬致遠江浙行省務官宮大用釣臺山長鄭德輝杭州路吏張小山首領官於是多以有用之才寓於聲歌以紓其拂鬱感慨之懷所謂不得其平而鳴也然其時如貫酸齋白無咎楊西菴胡紫山盧疎齋趙松雪虞邵菴輩皆昔之宰執貴人也而未嘗不工於詞以今之宰執貴人與酸齋諸公角而不勝以今之

文人墨士、與漢卿諸君角而又不勝也、蓋勝國時、上下成風、皆以詞爲尚、於是業有專門、今吾輩操管爲時文、既無暇染指、迨起家爲大官、則不勝功名之念、致仕居鄉、又不勝田宅子孫之念、何怪其不能角而勝之也、

人之賦才、各有所近、馬東籬王實甫、皆勝國名手、馬於黃粱夢岳陽樓諸劇、種種妙絕、而一遇麗情、便傷雄勁、王於西廂絲竹芙蓉亭之外、作他劇、多草草不稱、尺有所短、信然、

古戲不論事實、亦不論理之有無可否、於古人事多

損益緣飾爲之然尚存梗槩後稍就實多本古史傳雜說畧施丹堊不欲脫空杜撰邇始有揑造無影響之事以欺婦人小兒者然類皆優人及里巷小人所爲大雅之士亦不屑也

元人作劇曲中用事每不拘時代先後馬東籬三醉岳陽樓賦呂純陽事也寄生草曲這的是燒猪佛印待東坡抵多少騎驢魏野逢潘閬俗子見之有不訾以爲傳唐人用宋事耶畫家謂王摩詰以牡丹芙蓉蓮花同畫一景畫袁安高臥圖有雪裏芭蕉此不可易與人道也

詞曲本文人能事亦有不盡然者周德清撰中原音韻下筆便如葛藤所作寄金頭黑腳天鵞折桂令燕子來海棠開霽見令臉霞鬢鴉朝天子等曲又特警策可喜即文人無以勝之是殊不可曉也

南北二曲用字不得相混今南曲中有用者字兀字您字喒字及南曲而用北韻以白爲排以墊爲好之類皆大非體也

元人諸劇爲曲皆佳而白則猥鄙俚褻不似文人口吻蓋由當時皆教坊樂工先撰成間架說白却命供奉詞臣作曲謂之塡詞凡樂工所撰士流恥爲更吹

故事款多悖理，辭句多不通，不似今作南戲者盡出一手，要不得為諸君子疵也，

北曲方言時用，而南曲不得用者，以北語所被者廣，大畧相通，而南則土音各省郡不同，入曲則不能通曉故也，

元人雜劇，其體變幻者固多，一涉麗情，便關節大畧相同，亦是一短，又古新奇事迹，皆為人做過，今日欲作一傳奇，毋論好手難遇，即求一典故新采可動人者，正亦不易得耳，

元詞選者甚多，然皆後人施手，醇疵不免，惟太平樂

府、係楊澹齋所選、首首皆佳、蓋以元人選元詞、猶唐人之選中興間氣河洛英靈二集、具眼故在也、

北人尚餘天巧、今所流傳打棗竿諸小曲、有妙入神品者、南人若學之、決不能入、蓋北之打棗竿、與吳人之山歌、不必文士、皆北里之俠、或閨閫之秀、以無意得之、猶詩鄭衛諸風、脩大雅者、反不能作也、

世稱曲手、必曰關鄭白馬、顧不及王、要非定論、稱戲曲、曰荊劉拜殺、益不可曉、殆優人戲單語耳、

歷三百年、詩人如林、元八十年、北詞名家、亦不下二百人、明興二百四十年、作南曲錚錚者、指不易多屈、

何哉、

古戲必以西廂琵琶稱首、遞爲桓文、然琵琶終以法讓西廂、故當離爲雙美、不得合爲聯璧、

琵琶遣意嘔心、造語刺骨、似非以漫得之者、顧多蕪語累字、何耶、

西廂組艷、琵琶脩質、其體故然、何元朗並訾之、以爲西廂全帶脂粉、琵琶專弄學問、殊寡本色、夫本色尚有勝二氏者哉、過矣、

拜月語似草草、然時露機趣、以望琵琶、尚隔兩塵、元朗以爲勝之、亦非公論、

世傳拜月爲施君美作、然錄鬼簿及太和正音譜、皆載在漢卿所編八十一本中、不曰君美、君美名惠、杭州人、吳山前坐賈也、南戲自來無三字作目者、蓋漢卿所謂拜月亭、係是北劇、或君美演作南戲、遂仍其名、不更易耳、

古之優人、苐以諧謔滑稽、供人主喜笑、未有并曲與白而歌舞登場、如今之戲子者、又皆優人自造科套、非如今日習現成本子、俟主人揀擇而日日此伎倆也、如優孟、優旃、後唐莊宗、以迨宋之靖康紹興、史籍所記、不過葬馬、漆城、李天下、公冶長、二聖環等諧語

而已、即金章宗時董解元所爲西廂記、亦第是一人倚絃索以唱、而間以說白、至元而始有劇戲、如今之所搬演者、是此竅由天地開闢以來、不知越幾百千萬年、俟夷狄主中華、而於是諸詞人一時林立、始稱作者之聖、嗚呼異哉、

南戲曲、從來每人各唱一隻、自拜月以兩三人合唱、而詞隱諸戲、遂多用此格、畢竟是變體、偶一爲之可耳、

琵琶工處甚多、然時有語病、如第二折引、風雲太平日、第三折引、春事已無有三十一、折引、也只爲我門

楫皆不成語又蔡別後趙氏寂寥可想矣而曰翠滅祥鸞羅幌香消寶鴨金爐楚館雲閒秦樓月冷後又曰寶瑟塵埋錦被羞鋪寂寞瓊牕蕭條朱戶等語皆過富貴非趙所宜二十六折駐馬聽書寄鄉關二曲皆本色語中着啼痕緘處翠綃斑二語及銀鉤飛動綵雲牋二語皆不搭色不得為之護短至後八折真傖父語或以為朱教諭所續頭巾之筆當不誣也弇州謂琵琶長空萬里完麗而多蹈襲似誠有之元朗謂其無蒜酪氣如王公大人之席駝峰熊掌肥腯盈前而無蔬笋蜆蛤遂欠風味余謂使盡廢駝峰熊

掌抑可以羞王公大人耶此亦一偏之說也、

古曲自琵琶香囊連環而外如荆釵白兎破窰金印躍鯉牧羊殺狗勸夫等記其鄙俚淺近若出一手豈其時兵革孔棘人士流離皆村儒野老塗歌巷詠之作耶殺狗頃吾友鬱藍生爲釐韻以飭而整然就理也蓋一幸矣

元初諸賢作北劇佳手疊見獨其時未有爲今之南戲者遂不及見其風槩此吾生平一恨、

作北曲者如王馬關鄭輩創法甚嚴終元之世沿守惟謹無敢踰越而作南曲者如高如施平仄聲韻往

往離錯、作法於涼、剗至今日、蕩然無復底止、則兩君不得辭作俑之罪、眞有幸不幸也、

元朗謂呂蒙正內紅粧艷質、喜得功名遂、王祥內夏日炎炎、今箇最關情處、路遠迢遙、殺狗內千紅百翠、江流內崎嶇去路賒、南西廂內團團皎皎、巴到西廂、翫江樓內花底黃鸝、子母冤家內東野翠煙消、詐妮子內春來麗日長、皆上絃索、正以其辭之工也、亦未必然、此數曲、昔人偶打入絃索、非字字合律也、又謂寧聲叶而辭不工、無寧辭工而聲不叶、此有激之言、夫不工奚以辭爲也、

明珠記本唐人小說，事極典麗，第曲白類多蕪蔓。僅良宵杳一套，不特詞句婉倩，而轉折亦委曲可念，弇州所謂其兄浚明給事助之者耶。然引曲用調名殊不佳，尾聲及後黃鶯兒二曲俱俚率不稱，若出兩手，何耶。

中原音韻十七宮調，所謂仙呂宮清新綿邈等類，蓋謂仙呂宮之調，其聲大都清新綿邈云爾。其云十七宮調，各應於律呂，於字以不開文理之故。太和正音譜於仙呂等各宮調字下加一唱字，係是贅字，然猶可以唱代曲字，謂其宮之曲，其聲云云也。至弇州加

一宜字則大拂理矣豈作仙呂宮曲與唱仙呂宮曲者獨宜清新綿邈而他宮調不必然以是知蛇足之多爲本文累也

論曲當看其全體力量如何不得以一二語偶合而曰其人某劇某戲某句某句似元人遂執以槩其高下寸瑜自不掩尺瑕也

曲之尚法固矣若僅如下算子畫格眼垛死屍則趙括之讀父書故不如飛將軍之橫行匈奴也

當行本色之說非始於元亦非始於曲蓋本宋嚴滄浪之說詩滄浪以禪喻詩其言禪道在妙悟詩道亦

然惟悟乃爲當行、乃爲本色、有透徹之悟、有一知半解之悟、又云、行有未至、可加工力、路頭一差、愈騖愈遠、又云、須以大乘正法眼爲宗、不可令墮入聲聞辟支之果、知此說者、可與語詞道矣、

作詞守成法、尺尺寸寸、句欑字研、併無累功、令易耳、然其至爾力、其中非爾力、故入曲三昧、在巧之一字、

唱曲欲其無字、即作曲者用綺麗字面、亦須下得恰好、全不見痕迹礙眼、方爲合作、若讀去而煙雲花鳥金碧丹翠、橫垛直堆、如攤賣古董、鋪綴百家衣、使人種種可厭、此小家生活、大雅之士所深鄙也、

上去去上之間用有其字必不可易而強爲避忌如易地爲土改宇作厦致與上下文生拗不協甚至文理不通不若順其自然之爲貴耳

南曲之有陰陽也其竅今日始闢然此義微之又微所不易辨不能字字研其至當當亦如前取務頭法將舊曲子令優人唱過但有其字是而唱來却非其字本音者即是宜陰用陽宜陽用陰之故較可尋繹而得之也

揭調之說不特今曲爲然楊用脩詩話云樂府家謂揭調者高調也高駢詩公子邀歡月滿樓佳人揭調

唱伊州、便從席上西風起、直到蕭關水盡頭、則唐時之歌曲、可想見矣、

凡曲之調、聲各不同、已備載前十七宮調下、至各韻爲聲、亦各不同、如東鍾之洪、江陽皆來蕭豪之響、歌戈家麻之和、韻之最美聽者、寒山桓歡先天之雅、庚青之清、尤侯之幽、次之、齊微之弱、魚模之混、眞文之緩、車遮之用雜入聲、又次之、支思之萎而不振、聽之令人不爽、至侵尋監咸廉纖、開之則非其字、閉之則不宜口吻、勿多用可也、

作散套較傳奇更難、傳奇各有本等事頭鋪襯、散套

鑿空為之、散套中登臨遊賞之詞較易、閨情尤難、蓋閨情古之作者甚多、好意好語皆為前人所道、不易脫此窠臼故也、

白樂天作詩、必令老嫗聽之、問曰解否、曰解則錄之、不解則易作、劇戲亦須令老嫗解得、方入衆耳、此即本色之說也、

劇戲之道、出之貴實、而用之貴虛、明珠、浣紗、紅拂、玉合、以實而用實者也、還魂、二夢、以虛而用實者也、以實而用實也易、以虛而用實也難、

劇戲之行與不行、良有其故、庸下優人遇文人之作、

不惟不曉，亦不易入口，村俗戲本，正與其見識不相上下，又鄙猥之曲，可令不識字人口授而得，故爭相演習，以適從其便，以是知過施文采，以供案頭之積，亦非計也，

世多可歌之曲，而難可讀之曲，歌則易以聲掩詞，而讀則不能掩也，

世有不可解之詩，而不可令有不可解之曲，曲之不可解，非入方言，則用僻事之故也，胡厮哽兩喬木，此方言也，韓景陽大來頭，此僻事也，作南戲而兩語皆南人所不識，皆曲之病也，

古戲如荆劉拜殺等、傳之幾二三百年、至今不廢、以其時作者少、又優人戲單無此等名目、便以爲缺典、故幸而久傳、若今新戲日出、人情復厭常喜新、故不過數年、即棄閣不行、此世數之變也、

作曲如生人、耳目口鼻、非不犂然各具、然西施嫫母、妍醜殊觀、王公厮養、貴賤異等、墮地以來、根器區別、欲勉强一分幾而及之、必不可得也、

唐之絕句、唐之曲也、而其法宋人不傳、宋之詞、宋之曲也、而其法元人不傳、以至金元人之北詞也、而其法今復不能悉傳、是何以故哉、國家經一番變遷、則

兵燹流離，性命之不保，遑習此太平娛樂事哉。今日之南曲，他日其法之傳否，又不知作何底止也。爲嘅且懼。

曲律卷第三

曲律卷第四

會稽方諸生王驥德伯良撰

勾餘 柳城翁孫如法世行訂

鬱藍生呂天成勤之校

雜論第三十九下

李中麓序刻元喬夢符張小山二家小令以方唐之李杜夫李則實甫杜則東籬始當喬張蓋長吉義山之流然喬多凡語似又不如小山更勝也

關雎鹿鳴今歌法尚存大都以兩字抑揚成聲不易入里耳漢之朱鷺石流讀尚聱牙聲定椎樸晉之子

夜莫愁，六朝之玉樹金釵，唐之霓裳水調，即日趨冶艷，然秖是五七詩句，必不能縱橫如意；宋詞句有長短，聲有次第矣，亦尚限邊幅，未暢人情；至金元之南北曲，而極之長套，斂之小令，能令聽者色飛，觸者腸靡，洋洋纚纚，聲蔑以加矣。此豈人事，抑天運之使然哉。

予在都門日，一友人攜文淵閣所藏刻本樂府大全，又名樂府渾成，一本見示，蓋宋元時詞譜，（即宋詞非曲譜）止林鍾商一調，中所載詞至二百餘闋，皆生平所未見，以樂律推之，其書尚多，當得數十本，所列凡目，亦世

所不傳所畫譜絕與今樂家不同有卜算子浪淘沙鵲橋仙摸魚兒西江月等皆長調又與詩餘不同有嬌木笪則元人曲所謂喬木查蓋沿其名而誤其字者也中佳句有酒入愁腸誰信道都做淚珠兒滴又怎知道恁地憶再相逢瘦了纔信得皆前人所未道以是知詞曲之書原自浩瀚即今曲當亦有詳備之譜一經散逸遂并其法不傳殊爲可惜今列其目并譜於後以存典刑一斑

林鍾商目　隋呼歇指調

娋聲　品有大品小品　歌曲子

唱歌　中腔　踏歌

引　三臺　傾盃樂

慢曲子　促拍　令

序　破子　急曲子

木笪　丁聲長行　大曲

曲破

娋聲譜

一ㄴ丆彡ㄋ

小品譜

一フㄴア彡ㄥㄴ亠マフㄴ𠂉ㄋ夕彡一乙ㄣ

正秋氣淒涼鳴幽砌向枕畔偏惱愁心盡夜苦

乃

吟

又

一乚ㄣ乃フ乚彡彡ㄢ乚一マ乚ㄗフ彡乃一

戴花殢酒酒泛金尊花枝滿帽笑歌醉拍手戴

乚ㄣ乃

花殢酒

元時非虜達達所用樂器如箏纂琵琶胡琴渾不似之類其所彈之曲亦與漢人不同見輟耕錄不知其

音調詞義如何然亦各具一方之製誰謂胡無人哉今幷識於此以廣異聞

大曲

哈八兒圖　口溫　也葛倘兀

畏兀兒　閔古里　起土苦里

跋四土魯海　舍舍弼　搖落四

蒙古搖落四　門彈搖落四　阿耶兒虎

桑哥兒苦不丁江南謂之孔雀雙手彈　答剌謂之白翎雀雙手彈

阿廝蘭扯弼回盞曲雙手彈　苦只把共呂弦

小曲

哈兒火失哈赤 黑雀兒叫　阿林捺 花紅

曲律買　者歸　洞洞伯

牝嚏兀兒　把擔葛失　削浪沙

馬吞　相公　仙鶴

阿丁水花

回回曲

伉俚　馬黑其當當　清泉當當

詞之興於詩也，曲之興於詞也，道迥不侔也。詩人而以詩爲曲也，文人而以詞爲曲也，誤矣，必不可言曲也。

嘗戲以傳奇配部色，則西廂如正旦，色聲俱絕，不可思議；琵琶如正生，或峩冠博帶，或敝巾敗衫，俱嘖嘖動人；拜月如小丑，時得一二調笑語，令人絕倒；還魂、二夢如新出小旦，妖冶風流，令人魂銷腸斷，第未免有誤字錯步；荊釵、破窰等如淨，不繫物色，然不可廢；吳江諸傳如老教師登場，板眼場步，畧無破綻，然不能使人喝采；浣紗、紅拂等如老旦貼生，看人原不苛責；其餘卑下諸戲，如雜腳備員，第可供把盞執旗而已。

作閨情曲而多及景語，吾知其窘矣。此在高手持一

情宗模索洗發方挹之不盡寫之不窮淋漓渺漫自有餘力何暇及眼前與我相二之花鳥煙雲俾掩我眞性混我寸管哉世之曲咏情者强半持此律之品力可立見矣

北劇之於南戲故自不同北詞連篇南詞獨限北詞如沙場走馬馳騁自由南詞如揖遜賓筵折旋有度連篇而蕪蔓獨限而跼蹐均非高手韓淮陰之多多益善岳武穆之五百騎破兀术十萬衆存乎其人而已

晉人言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以爲漸近自然吾謂詩

不如詞詞不如曲故是漸近人情夫詩之限於律與絕也即不盡於意欲爲一字之益不可得也詞之限於調也即不盡於肳欲爲一語之益不可得也若曲則調可累用字可襯增詩與詞不得以諧語方言入而曲則惟吾意之欲至口之欲宣縱橫出入無之而無不可也故吾謂快人情者要毋過於曲也

曲以婉麗俏俊爲上詞隱譜曲於平仄合調處曰其句上去妙甚某句去上妙甚是取其聲而不論其義可耳至庸拙俚俗之曲如臥氷記古皂羅袍理合敬我哥哥一曲而曰質古之極可愛可愛王煥傳奇黃

薔薇、三十哥央你不來一引、而曰大有元人遺意、可愛、此皆打油之最者、而極口贊美、其認路頭一差、所以已作諸曲、畧墮此一劫、爲後來之誤甚矣、不得不爲拈出、

古人往矣、吾取古事麗今聲、華衮其賢者、粉墨其慝者、奏之塲上、令觀者藉爲勸懲興起、甚或扼腕裂眦涕泗交下、而不能已、此方爲有關世教文字、若徒取漫言、旣已造化在手、而又未必其新奇可喜、亦何貴漫言爲耶、此非腐談、要是確論、故不關風化、縱好徒然、此琵琶持大頭腦處、拜月祇是宣淫、端士所不與

也、

各調有宜遵古以正今之訛者、有不妨從俗以就今之便者、九宮新譜所載步步嬌之第一句、玉交枝之第五句、好姐姐之第五句、江兒水之第四句、啄木兒之第六句、懶畫眉之第一句、醉扶歸之第三句、其所署平仄、正今失調、斷所宜遵、至皂羅袍第三句之平仄平平、解三酲之第四六字句與第五七字句、下三字之平仄平、一江風之第五六重用四字句、瑣窗寒之第八七字句、山坡羊之第七七字句、步步嬌之第五句第二字用仄聲、從古可也、即從俗亦不害其為

失調也若玉芙蓉之第六句用平平仄平白練序之首句作四字畫眉序之首句作三字石榴花之首四句盡作七字梁州序犯之第九句作七字劉潑帽之第四句作四字駐雲飛之第六句作三字綿搭絮首句七字與第三句之六字鎖南枝之第三句六字與換頭第一二句之五字第三句下之多六字一句則世俗之以新調相沿舊矣一旦盡返之古必羣駭不從又水底魚兒之八句即剖爲二人唱似亦無妨風入松之每調繼以兩急三鎗與末調之單用本調雖古有此格然琵琶後八折耳安在其必當而拘拘以

此爲法也、括出與秉筆者商之、

詞隱論北詞、謂朝天子一調、自龍泉記出而此曲失眞、浣紗往江干水鄉盛行而此曲盡晦、却取太和正音韻所收張小山瘦杯玉醅一首爲譜、其詞飽似伯夷一句係失調、不如中原音韻所收早霞晚霞一首爲確、蓋浣紗實倣龍泉、較原調多着襯字、其聲尚可考見也、今並刻於此、元人題廬山朝天子云、早霞晚霞粧點廬山畫、仙翁何處鍊丹砂、一縷白雲下、客去齋餘、人來茶罷、歎浮生指落花、楚家、漢家、做了漁樵話、浣紗朝天子云、往江干水鄉、過花溪柳塘、看齊齊

綵鷁波心放、鼕鼕疊鼓起鴛鴦一雙戲清波浮輕浪、
青山兒幾行、綠波兒千狀、渺茫、渺茫渺渺茫、趁東風
蘭橈畫槳、蘭橈畫槳、採蓮歌齊聲唱、南人爲壯詞而
失其本調者、即此曲可類見矣、余頃與孫比部談及
此調、比部指摘浣紗陰陽之舛、余因字字分別陰陽、
幷盡用律中諸禁、作春遊詞一闋、鬱藍生序刻以傳
好事者、今存別本、然爲法苛刻、益難中之難、要以游
三尺之中、而不見一毫勉强乃佳、若一爲界限所拘、
讀去礙口、便非高手也、
曲與詩原是兩腸、故近時才士輩出、而一搦管作曲、

便非當家、汪司馬曲、是下膠漆詞耳、弇州曲不多見、特四部稿中有一二塞鴻秋、兩畫眉序、用韻既雜、亦詞家語、非當行曲、畫眉序和頭第一字法用去聲、却云濃霜畫角遼陽道、知他夢裏何如、濃字平聲、不可唱也、

近之為詞者、北詞則關中康狀元對山、王太史渼陂、蜀則楊狀元升菴、金陵則陳太史石亭、胡太史秋宇、徐山人髯仙、山東則李尚寶伯華、馮別駕海浮、山西則常廷評樓居、維揚則王山人西樓、濟南則王邑佐舜耕、吳中則楊儀部南峯、康富而蕪、王豔而整、楊俊

而葩，陳胡爽而放，徐暢而未洽，李豪而率，馮才氣勃勃，時見紕纇，常多俠而寡馴，西樓工短調，翩翩都雅，舜耕多近人情，兼善諧謔，楊較粗莽，諸君子間作南調，則皆非當家也，南則金陵陳大聲，金在衡，武林沈青門，吳唐伯虎，祝希哲，梁伯龍，而陳梁最著，唐金沈小令，並斐亹有致，祝小令亦佳，長則草草，陳梁多大套，頗著才情，然多俗意陳語，伯仲間耳，餘未悉見，不敢定其甲乙也

王渼陂詞，固多佳者，何元朗摘其小詞中，鶯巢溼春隱花梢，以爲金元人無此一句，然此詞全文，泠泠象

板粉兒敲小小金杯綠蟻飄重重畫閣紅塵落喜豐年恰遇着幾般兒景致蹊蹺鳳團小茶烹銀鑵驢背穩詩吟野橋除鶯巢句下皆陳語後三句對復不整又云杜甫遊春劇金元人猶當北面此劇蓋借李林甫以駡時相者其詞氣雄宕固陵厲一時然亦多雜元語何得便與元人抗衡王元美復謂其聲價不在關馬之下皆過情之論也

對山亦忤於時放情自廢與渼陂皆以聲樂相尚彼此酬和不輟康所作尤多非不恭具才氣然喜生造喜堆積喜多用老生語不得與王並驅所著沂東樂

麻、可數百首、中元夜落梅風、春雲澹、月色昏、坐空齋雪餘風潤、若嫦娥肯饒春幾分、向朱簾且妝寒暈效自君之出矣沈醉東風、掃萬里龍沙未返、怨深閨蛾尾空彎、泣相思柳未勻、待好會梅初綻、隔魂臺水水山山、也要尋君到玉關、路比天涯近遠、僅此二詞、頗饒風韻、餘未足取、第易蛾眉爲蛾尾、亦不妥耳、

升菴北調、未盡閑律、然最有佳者、余最愛其沈醉東風小令云、也不是石家的綠珠風韻、也不是喬家的碧玉靑春、合雙鬟夢裏來、行萬里雲南近、似蘇家過嶺朝雲、休索我花鈿與繡裙、孱秀才床頭金盞、風流

旖旎、即實甫能加之哉、

松陵詞隱沈寧菴先生、諱璟、其於曲學法律甚精、汎瀾極博、斤斤返古、力障狂瀾、中興之功、良不可沒、先生能詩、工行草書、弱冠魁南宮、風標白皙如畫、仕由吏部郎轉丞光祿、值有忌者、遂屏迹郊居、放情詞曲、精心考索者垂三十年、雅善歌、與同里顧學憲道行先生、並蓄聲伎、爲香山洛社之遊、所著詞曲甚富、有紅蕖分錢埋劍十孝雙魚合衫義俠分柑鴛衾桃符珠串奇節鑿井四異結髮墜釵博笑等十七記、散曲曰情癡寱語曰詞隱新詞二卷、取元人詞易爲南調、

曰曲海青冰二卷、紅蕖蔚多藻語、雙魚而後專尚本色、蓋詞林之哲匠、後學之師模也、又嘗增定南曲全譜二十一卷、別輯南詞韻選十九卷、又有論詞六則、唱曲當知、正吳編、及考定琵琶記等書、半已盛行於世、未刻者、存吾友鬱藍生處、生平故有詞癖、每客至談及聲律、輒娓娓剖析、終日不置、嘗一命余序南九宮譜、既就梓、誤以均爲韻、余請改正、先生復札巽辭爲謝、比札至而先生巳捐館舍矣、先是數年、道行先生亦卒、自兩先生沒而吳中遂無復有繼其迹者、悲夫、

詞隱傳奇、要當以紅蕖稱首、其餘諸作、出之頗易、未免庸率、然嘗與余言、歉以紅蕖爲非本色、殊不其然、生平於聲韻宮調、言之甚毖、顧於已作、更韻更調、每折而是、良多自恕、殆不可曉耳、

顧道行先生、亦美風儀、登第甚少、曾一就教吾越、以閩中督學使者、棄官歸田、工書畫、侈姬侍、兼有顧曲之嗜、所畜家樂、皆自教之、所著有青衫葛衣義乳三記、畧尚標韻、第傷文弱、余嘗一訪先生園亭、先生論詞、亦傾倒不輟、晚年無疾、爲人作一書與郡公、投筆而逝、亦一奇也、

臨川湯奉常之曲、當置法字無論、盡是案頭異書、所作五傳、紫簫紫釵、第脩藻艷、語多瑣屑、不成篇章、還魂妙處種種、奇麗動人、然無奈腐木敗草、時時纏繞筆端、至南柯邯鄲二記、則漸削蕪纇、俛就矩度、布格既新、遣辭復俊、其掇拾本色、參錯麗語、境往神來、巧湊妙合、又視元人別一蹊徑、技出天縱、匪由人造、使其約束和鸞、稍閑聲律、汰其賸字累語、規之全瑜、可令前無作者、後鮮來喆、二百年來、一人而已、

臨川之於吳江、故自冰炭、吳江守法、斤斤三尺、不欲令一字乖律、而毫鋒殊拙、臨川尚趣、直是橫行、組織

之工、幾與天孫爭巧、而屈曲聱牙、多令歌者齰舌、吳江嘗謂寧協律而不工、讀之不成句、而謳之始協、是爲中之之巧、曾爲臨川改易還魂字句之不協者、呂吏部玉繩（鬱藍生尊人）以致臨川、臨川不懌、復書吏部曰、彼惡知曲意哉、予意所至、不妨拗折天下人嗓子、其志趣不同如此、鬱藍生謂臨川近狂、而吳江近狷、信然哉、

自詞隱作詞譜、而海內斐然向風、衣鉢相承、尺尺寸寸、守其渠矱者二人、曰吾越鬱藍生、曰檇李大荒逋客、鬱藍神劍二媱等記、并其科段轉折似之、而大荒

乞靡、至終帙不用上去疊字、然其境益苦而不甘矣、

詞隱之持法也、可學而知也、臨川之脩辭也、不可勉而能也、大匠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也、其所能者人也、所不能者天也、

詞隱所著散曲情癡寱語及詞隱新詞各一卷、大都法勝於詞、曲海青氷二卷、易北為南、用工良苦、前二種、呂勤之已為刻行、後一種、勤之既逝、不知流落何處、惜哉、

詞隱墜釵記、蓋因牡丹亭記而興起者、中轉折儘佳、特何興娘鬼魂別後、更不一見、至末折忽以成仙會

合、似缺鍼線、予嘗因鬱藍之請、爲補又二十七齣二男指點脩煉一折、始覺完全、今金陵已補刻、

詞隱生平爲挽回曲調計、可謂苦心、嘗賦二郎神一套、又雪夜賦鶯啼序一套、皆極論作詞之法、中黃鶯兒調、有自心傷、蕭蕭白首、誰與共雌黃、尾聲吾言料沒知音賞、這流水高山逸響、直待後世鍾期也不妨、二詞見勤之刻中、至今讀之、猶爲悵然、蘇長公有言、少游已矣、雖萬人何贖、吾於詞隱亦云、

宛陵以詞爲曲、才情綺合、故是文人麗裁、四明新采豐縟、下筆不休、然於此道本無解處、崑山時得一二

致語陳陳相因，不免紅腐。長洲體裁輕俊，快於登場，言言襪線，不成科段。其餘人珠家璧，各擅所長，不能枚舉。弟尚達者或跳浪而寡馴，守法者或跼蹐而不化。若夫不廢繩檢，兼妙神情，甘苦匠心，丹臒應度，劑衆長於一冶，成五色之斐然者，則李于鱗有言，亦惟天寔生才，不盡後之君子。

吾越故有詞派，古則越人鄂君、越夫人烏鳶、越婦采葛、西施采蓮、夏統慕歌、小海河女尚已。逆宋而有青梅之歌，志稱其聲調宛轉，有巴峽竹枝之麗。陸放翁小詞閒豔，與秦黃竝驅。元之季有楊鐵崖者，風流爲

後進之冠、今俯業艱危一曲、猶膾炙人口、近則謝泰興海門之四喜、陳山人鳴野之息柯餘韻、皆入逸品、至吾師徐天池先生所爲四聲猿、而高華爽俊、穠麗奇偉、無所不有、稱詞人極則、追躅元人、今則自縉紳青襟、以迨山人墨客、染翰爲新聲者、不可勝紀、以余所善史叔考、撰合紗、櫻桃、鵲釵、雙鴛、孿瓞、瓊花、青蟬、雙梅、夢磊、檀扇、梵書、又散曲曰齒雪餘香、凡十二種、王澹翁、撰雙合、金椀、紫袍、蘭佩、櫻桃園、散曲曰款乃、編、凡六種、二君皆自能度品登場、體調流麗、優人便之、一出而搬演幾遍國中、姚江有葉美度進士者、工

傳摹古，撰玉麟、雙卿、鸞鎞、四豔、金鎖，以及諸雜劇，共十餘種。同舍有呂公子勤之，曰鬱藍生者，從髫年便解摛掞，如神女、金合、戒珠、神鏡、三星、雙棲、雙閣、四相、四元、二媱、神劍，以迨小劇，共二三十種，惜玉樹早摧，齎志未竟，自餘獨本單行，如錢海屋輩，不下一二十人，一時風尚，槩可見已。

徐天池先生四聲猿，故是天地間一種奇絕文字。木蘭之北，與黃崇嘏之南，尤奇中之奇。先生居與余僅隔一垣，作時每了一劇，輒呼過齋頭，朗歌一過，津津意得。余拈所警絕，以復則舉大白以釂，賞爲知音。中

月明度柳翠一劇、係先生早年之筆、木蘭禰衡、得之新創、而女狀元、則命余更覓一事以足四聲之數、余舉揚用脩所稱黃崇嘏春桃記爲對、先生遂以春桃名嘏、令好事者、以女狀元并余舊所譜陳子高傳稱爲男皇后、並刻以傳、亦一的對、特余不敢與先生匹耳、先生好談詞曲、每右本色、於西廂琵琶、皆有口授心解、獨不喜玉玦、目爲板漢、先生逝矣、邈成千古、以方古人、蓋眞曲子中縛不住者、則蘇長公其流哉、

陳鳴野先生、以詩畫書翰推重一時、生平好游狹斜、故多贈青樓之作、偎倚清便、亦一詞場駿足、余生晚、

不及識先生，今相國朱文懿公，先生壻也，嘗謂余言先生風流跌宕，喜游揚後進，兼妙聲歌，故諸作絕無累字，今不可復見矣。

董少宰中峰先生，亦吾邑人也，幼舉神童，年十九，魁南宮第一，在翰苑時，曾有應制駕幸西湖南北調詞一闋，今存集中，即限於體裁，亦勝楊南峰數等。

余大父爐峰公，博學高才，著述甚富，有集數十卷，往與王方湖王眞翁兩先生齊名，鄉人士稱爲於越三王，少時曾草紅葉一記，都雅婉逸，翩翩有風人之致，遺命秘不令傳，今藏家塾，余弱歲臥病，先君子命稍

更其語別爲一傳易名題紅爲屠緯眞儀部強序入梓然其時所窺淺近遺聲署韻間有出入令輒大悔懼人齒及顧傳播已多不可禁止昨入都一中貴爲余言頃業曾進　御可發一大笑也

南九宮蔣氏舊譜每調各輯一曲功不可誣然似集時義只是遇一題便檢一文備數不問其佳否何如故率多鄙俚及失調之曲詞隱又多仍其舊便注了平仄作譜其間是者固多而亦有不能盡合處故作詞者遇有杌陧須別尋數調仔細參酌務求字字合律方可下手不宜盡泥舊文余非敢以翹先生之過

蓋先生雅意原欲世人共守畫一以成雅道余稍恭一隙亦爲先生作忠臣意也作譜余寔慫慂先生爲之其時恨不曾請於先生將各宮調曲分細中緊三等類置卷中似更有次第今無及矣

金元雜劇甚多輟耕錄載七百餘種錄鬼簿及太和正音譜載六百餘種康太史謂於館閣中見幾千百種何元朗謂家藏三百種今吾姚孫司馬家藏亦三百種余家舊藏及見沈光祿毛孝廉所可二三百種輟耕錄所列有其目而無其書正音譜所列今存者尚半其餘皆散逸湮沒不可復見然尚得因諸書所

載，畧知梗槩。今南戲繁多，不可勝計，舊有集諸戲名目為曲者，今之新編，多舊已傚過，以其本不傳，遂人不及見，更稍稽歲月，益滅沒不可考矣。余欲於暇中倣輟耕正音二書例，盡籍記今之戲曲，且甄別美惡，次為甲乙，以傳示將來，恨未能悉見所有，又散套曲古所傳不能盡識其人，尚有因舊刻而得其二三者，坊間射利，每僞標其名，又并時曲，亦盡題作古人名氏以欺世人，不可勝紀，得并古曲，亦一一畧所知者以存一代典刑，似亦佳事。頃南戲鬱藍生已作曲品，行之金陵，散曲尚未及耳。

近吳興臧博士晉叔校刻元劇，上下部共百種，自有
雜劇以來，選刻之富，無踰此。讀其二序，自言苑選之
勤，多從秘本中遴出，至其雌黃評騭，兼及南詞，於曲
家儼任賞音，獨其跡拜月於琵琶，故是何元朗一偏
之說，又謂臨川南曲絕無才情，夫臨川所詘者法耳，
若才情正是其勝場，此言亦非公論。其百種之中，諸
上乘從來膾炙人口者，已十備七八，務期於滿百，頗
叅中駟，不免魚目夜光之混，又何字多所竄易，稍失
本來，即音調亦間有未叶，不無遺憾。晉叔故儁才，詩
文並楚楚，乃津津曲學，而未見其一斑指，豈亦不敢

輕涉其藩耶、要之此聚苑奇萃渙、典刑斯備、厥勛居多、即時露疵繆、未稱合作、功過自不相掩、若其妍媸差等、吾友吳郡毛允遂、每種列爲關目曲白三則、自一至十、各以分數等之、功令犂然、錙銖畢析、其間全具足數者、十不得一、既嚴且確、不愧其家董狐、行當縣之國門、毋庸贅一辭矣、

客問今日詞人之冠、余曰、於北詞得一人、曰高郵王西樓、俊艷工鍊、字字精琢、惜不見長篇、於南詞得二人、曰吾師山陰徐天池先生、瑰瑋濃鬱、超邁絕塵、木蘭崇嘏二劇、刻腸嘔心、可泣神鬼、惜不多作、曰臨川

湯若士、婉麗妖冶、語動刺骨、獨字句平仄、多逸三尺
然其妙處、往往非詞人工力所及、惜不見散套耳、
問體孰近、曰於文辭一家得一人、曰宣城梅禹金、摛
華掞藻、斐亹有致、於本色一家、亦惟是奉常一人、其
才情在淺深濃淡雅俗之間、為獨得三昧、餘則修綺
而非垛則陳、尚質而非腐則俚矣、若未見者、則未敢
限其工拙也、
孫比部、諱如法、字世行、別號俟居、吾郡之餘姚人、忠
烈公曾孫、而清簡公冢子也、蚤穎、甫髫舉於順天、以
進士高第、授官比部、上疏請建　皇太子、及論　鄭

貴妃不宜先　王恭妃冊封、神廟震怒、擬賜杖、賴政府疏救、謫尉潮陽、遂杜門不出、時居柳城、先生別墅以圖史自娛、雅精字學、喜校讐、自經史諸子而外、尤加意聲律、詞曲一道、詞隱專釐平仄、而陰陽之辨、則先生諸父大司馬月峰公始抉其竅、已授先生、益加精覈、嘗恐取新舊傳奇、爲更正其韻之訛者、平仄之舛者、與陰陽之乖錯者、可數十種藏於家塾、時爲鬱藍生言、吾於諸傳奇、咸不難矢筆更定、獨於玉合題紅二記、欲稍更一二字、不能施手、以其詞佳、勉更之便失故吾耳、又與湯奉常爲同年友、湯令遂昌日、會先

生謬賞予題紅不置因問先生此君謂予紫簫何若時紫釵以下俱未出先生言嘗閱伯良豔稱公才而詈短公法湯曰良然吾茲以報滿抵會城當邀此君共削正之既以罷歸不果故後還魂記中驚夢折白有韓夫人得遇于郎曾有題紅記語以此先生自謫歸人士罕見其面獨時招予及鬱藍生把酒商榷詞學娓娓不倦嘗慫惥予作曲律及南韻曰此絕學非君其誰任之頃予考注西廂相與訂定疑實往復手札蓋盈笥儗竟以目眚誤醫病卒底今時時有西州之愴予於陰陽二字之旨寔大司馬暨先生指授為多不敢忘

所自得、於其沒也、識以寄痛、

鬱藍生、呂姓、諱天成、字勤之、別號棘津、亦餘姚人、太傅文安公曾孫、吏部姜山公子、而吏部太夫人孫、則大司馬公姊氏、於比部稱表伯父、其於詞學、故有淵源、勤之童年、便有聲律之嗜、既為諸生有名、兼工古文詞、與予稱文字交、垂二十年、每抵掌談詞、日昃不休、孫太夫人好儲書、於古今劇戲、靡不購存、故勤之汎瀾極博、所著傳奇、始工綺麗、才藻爛然、後最服膺詞隱、改轍從之、稍流質易、然宮調字句平仄、兢兢毖眘、不少假借、詞隱生平著述、悉授勤之、並為刻播、可

謂尊信之極、不負相知耳、勤之制作甚富、至摹寫麗情褻語、尤稱絕技、世所傳繡榻野史、閒情別傳、皆其少年游戲之筆、予所恃爲詞學麗澤者四人、謂詞隱先生、孫大司馬、比部俟居、及勤之、而勤之尤密邇旦夕、方以千秋交勗、人咸謂勤之風貌玉立、才名籍甚、青雲在襟袖閒、而如此人、曾不得四十、一夕溘先風流頓盡、悲夫、予頃賦四君咏、別刻方諸館集中、曲律故勤之及比部促成、嘗爲予序、喟有餘悵、遂并比部梗槩識之後簡、

勤之曲品所載、蒐羅頗博、而門戶太多、舊曲列品有

四、曰神、曰妙、曰能、曰具、而神品以屬琵琶拜月、夫曰神品、必法與詞兩擅其極、惟實甫西廂可當之耳、琵琶尚多拗字纇句、可列妙品、拜月稍見俊語、原非大家、可列能品、不得言神、荆釵牧羊、孤見、金印、可列具品、不得言妙、新曲列爲九品、以上之上屬沈湯二君、而以沈先湯、蓋以法論、然二君既屬偏長、不能合一、則上之上、尚當虛左、至後八品、亦似多可商畧、復於諸人槩飾四六美辭、如鄉會舉主批評舉子卷牘、人人珠玉、畧無甄別、蓋勤之雅、欲奬飾此道、誇炫一時、故多和光之論、予謂品中止宜取傳奇之佳者、次及

詞曲畧工、搬演可觀者、總以上中下三等第之、不必多立名目、其餘俚腐諸本、竟黜不存、或盡摎入閒所有之本、另列諸品之外、以備查考、未為不可、至散曲又當別置一番品題、始為完局、故夫目具蕭統筆嚴董狐、勒成不刊之書、以傳信將來、吾則不暇、以俟後之君子、

夏文彥論畫三品、曰氣韻生動、出於天成、人莫窺其巧者、謂之神品、謝赫品畫、以陸探微居第一、謂窮理盡性、事絕言象、包前孕後、古今獨立、非復激揚所能稱贊、但價重之極、於上上品之外、無他寄言、故屈標

第一、以之方曲、神品與第一、可易言哉、

散曲絕難佳者、北詞載太平樂府、雍熙樂府、詞林摘艷小令及長套、多有妙絕可喜者、而南詞獨否、勤之第載其名、不及列曲、詞隱南詞韻選、列上上次上二等、所謂上上、亦第取平仄不訛、及遵用周韻者而已、原不曾較其詞之工拙、又只是無中揀有、走馬看錦、子細着鍼砭、不得中小令閒有佳者、而長套無一中窾、頃友人吳興、關仲通同諸君過集齋頭、商摧其較、予爲言小令如唐六如祝枝山輩、皆小有致、而祝多漫語、康對山、王渼陂、常樓居、馮海浮、直是粗豪、原非

本色。陳秋碧、沈青門、梁少白、李日華、金白嶼、時有合作處。然較之元人、則彼以工勝、而此以趣合、長套亦惟是陳秋碧梁少白、最稱爛熳、陳起句兜的上心來薄倖太情雜等、皆不成語、梁無此等累句、而陳時得一二致語、顧二君疵纇、自爾不少、他即稍有可觀、而腔韻不合者、又不足數也、仲通謂如子言良確、然究竟彼善、寧無一長、因舉帙中人所常唱而世皆賞以爲好曲者、如窺青眼、暗想當年羅帕上曾把新詩寫、因他消瘦、樓閣重重東風曉、人別後諸曲爲問、予謂前三曲、已載前論第十六第二十四篇中、即後二曲、

毋論意庸語腐、不足言曲、亦疵病種種、不可勝舉。如樓閣重重一曲、前曰東風曉、後又曰風雨清明到、又曰東風畫橋、前曰垂楊金粉消、後又曰柳絲嫋約玉肌消、前曰綠映河橋、後又曰東風畫橋、前曰燕子剛來到、又曰畫棟梁空落燕巢、前曰心事上眉梢、後又曰心牽意掛、又曰我心中恨着、前曰恨人歸不比春歸早、後又曰那人何事還不到、前曰病懨懨難禁這兩朝、後又曰悶懨懨離情懊惱、前曰落紅惹得朱顏惱、後又曰落花和淚都做一樣飄、而朱顏惱又與離情懊惱重、前曰柳絲嫋約玉肌消、後又曰如今瘦添

楚腰前曰夢回蝴蝶巫山杳後又曰雲散楚峰高前曰月明古驛後又曰紗窗月曉前曰繡戶生芳草後又曰別離一旦如秋草而別離句又與離情懊惱重又一曲而押二曉字三消字二橋字二到字二早字二惱字又綠映河橋月明古驛非閨中語又醉扶歸首二句皂羅袍中四字句俱宜對而不對中僅恨人歸不比春歸早及落花和淚都做一樣飄二語稍後至末可惜粧臺人易老又不成語詞隱亦以爲不思量實譬五字當改作仄仄仄平平花堆錦砌當改作去上去平怕今宵琴瑟琴字當改作仄聲故止列次

上人別後曲蔣氏舊譜謂是高則誠作亦未必然首調以七夕起而寒蟬衰柳水綠蘋香非七夕語得成就句與上文不接真箇勝腰纏跨鶴揚州俚甚又腰纏下無十萬貫語所纏何物既曰暮雨過紗牕凉已透又曰雨散雲收又曰西風桂子香韻幽又曰滿城風雨還重九集賢賓首調言中秋而聽寒蛩聲滿牀頭非中秋語次調起句用八字非體既曰虛度中秋又曰見池塘已暮秋又曰對景傷秋又曰傍水芙蓉兩岸秋又曰强把金尊斷送秋既曰水綠蘋香人自愁又曰一種相思分做兩處愁又曰遮不斷許多愁

又曰添愁既曰如病酒又曰白衣人送酒又曰惟酒可消憂又曰强把金尊斷送秋既曰水綠蘋香又曰相映白蘋洲既曰綠荷又曰橘綠既曰一種相思又曰相思未休既曰水綠蘋香又曰霜降水痕收又曰傍水芙蓉兩岸秋既曰空房自守又曰凄涼怎守既曰滿城風雨還重九又曰一年好景還重九一曲押二柳字四愁字五秋字二妝字三酒字二頭字三九字惟二瘦字則同句可竝押稍不妨中怕朱顏去也三句語意俱不相蒙白衣送酒二句無謂幾番血淚句與上不相接黯人無力無力不通綠荷紅蓼白蘋

芙蓉、橘綠、橙黃、何堆積至此、末句斷送秋、復不成語、弇州評此曲、謂不免雜以凡語、疵病如此、詎止凡語已耶、總之二曲、無大學問、一也、無大見識、二也、無巧思、三也、無俊語、四也、無次第、五也、無貫串、六也、只是餖飣一二膚淺話頭、強作嘍囉、令盲小唱、持堅木拍板、酒筵上嚇不識字人、可耳、何能當具眼者繩以三尺、舉此一斑、他可知矣、伸通曰善、子論如倉公按脈、百病皆見、勝不敢復相士矣、然請從末減、畧取備員、曰無已、則舊譜所載古詞、咏赤壁大江逝水念奴嬌五調、及楊鐵厓蘇臺弔古霸業艱危夜行船序六調、

二詞頗具作意、惜皆用韻尾雜、前詞更甚、故詞隱韻選不收、此外似無可取矣、仲通擊節、謂子孫深文、然不如此、不足論曲、

一日復取鐵厓詞諦觀之、殊不勝指摘、此詞出入三韻、起語霸業艱危句、便腐而迂、下玉液金莖二語、尋既纖細、語亦湊揷、第二調、自勾踐雄徒起至下身國俱亡十許語、句句老生陳唾、且雄徒不雅、靈胥生造鬭黑嫲、次調檇李亭荒三語、與下錦衣香起館娃宮荆榛薇四語、又下漿水令起、採蓮涇紅芳盡死四語、俱是一意、又煙花山水、楊柳水殷敵、剩水殘山、香水

鴛鴦去、無邊秋水、五水字重用、又下蒼煙蔽、與荆榛蔽、二蔽字重、高臺、郊臺、臺城、層臺、四臺字重、綠樹、雲樹、二樹字重、走狗鬭雞、鬭字當用平聲、黍離故墟、墟字當用仄聲、漿水令首末二段宜對不對、末句復少一字、蓋此曲之病、用韻雜出、一也、對偶不整、二也、塵語俗語生語重語疊出、三也、此老故以詞曲自豪、今其伎倆乃止如此、吾非好爲刻覈、就曲論曲、不得不爾、至大江逝水一曲、則與此不同、其詞第櫽括蘇語、及叅入赤壁二賦語、不必已創、無多瑕隙、特蘇詞元用古韻、假借太甚、不美歌聽、又起處悠悠萬頃、與茫

茫東去，接用古城石壘，水落石出，穿空亂石，三石字疊用，終非作法，爲足恨耳，以是知曲之爲道，其詣良苦，其境轉深，良工不示人以樸，一時草草，掩護無從，可不愼諸、

世所傳黃鶯兒寒食杏花天，唐伯虎詞也，三犯桂枝香韶光似酒，秦憲副詞也，玉芙蓉殘紅水上飄，李日華詞也，金索掛梧桐東風轉歲華，七犯玉瓏璁新紅上海棠，祝京兆詞也，瑕瑜自不相掩，畫眉序一見杜韋娘，夜行船序堪賞花朝，泣顏回東野翠煙消，普天樂四時歡，千金笑等曲，則學究之作，自然紅腐滿耳，

南北調小憩低臥日三竿，步步嬌宦海茫茫京塵渺，又儒先大老之筆，不得以曲道繩之耳。

今世所傳西樓樂府有二，一爲王磐，字鴻漸，高郵人，一爲王田，字舜耕，濟南人，二人俱號西樓，舜耕之詞，較鴻漸頗富，然大不如鴻漸精鍊，如浴裙睡鞋閏元宵轉五方等曲，皆鴻漸作，弇州所謂頗警健工題贈，而淺於風人之致者，蓋指舜耕，非鴻漸也，鴻漸樂府，曾見太學所存書籍，亦列其目，爲時所重可知已。

弇州所謂趙王之紅殘驛使，梅，楊遂菴之寂寞過花朝，李空同之指冷鳳凰生，陳石亭之梅花序，顧未齋

之單題梅、王威寧之黃鶯兒、今惟寂寞過花朝一曲、尚有傳者、自餘皆不及見、不知其工拙如何、要皆坊間盲瞽稟擲不存之故、殊可惜也、

李空同、何大復、必不能曲、其時康對山、王渼陂、皆以曲名、世爭傳播、而二公絕然不聞、以是知之、即弇州所稱空同指冷鳳凰生句、亦詞家語、非曲家語也、

甬東薛千仞遺筆餘二卷、中載王渼陂好爲詞曲、客有規之者曰、聞之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公何不留意經世文章、渼陂應聲曰、子不聞其次致曲乎、足稱雅謔、

世無論作曲者難其人，即識曲人亦未易得，藝苑卮言談詩談文，具有可采，而談曲多不中窾，何怪乎此道之汶汶也，

天之生曲才，與生一曲喉，一也，天苟不賦，即畢世拈弄，終日咿呀，拙者仍拙，求一語之似，不可幾而及也，然曲喉易得，而曲才不易得，則德成而上，與藝成而下之殊科也，

吾友季賓王，與予同筆研最久，讀書好古，作文賦詩，事事頡頏，爭先，獨不能為詞曲，嘗謂我廿壯面，子幸教我，予謂天寔不曾賦子此一副腎腸，姑勿妄想，賓

王憮然、

一日席間、柳元穀舉王西樓走失雞滿庭芳、平生淡薄、（叶袍）雞兒不見、童子休焦、家家都有閑鍋竈、任意烹炮、煮湯的貼他三枚火燒、穿炒的助他一把胡椒、倒省得我們東道、免終朝報曉、直睡到日頭高、瓶中杏花、爲鼠嚙倒、朝天子、斜插、杏花、當一幅橫披畫、毛詩中誰道鼠無牙、却怎生咬倒了金瓶架、水流向牀頭、春拖在牆下、這情理寧甘罷、那里去告他、何處去訴他、也只索細數着猫兒罵、二曲以爲妙絕、予謂良然、然吾嘗欲爲此君更易數字、元穀曰何謂、予曰、前

一曲、穿炒而用胡椒、毋太熱乎、欲更作花椒後一曲、插花瓶中而曰當一幅橫披畫、毋太矮而闊乎、欲更作單條、下毛詩中誰道齒無牙、使村人聽之、不以為茅司中杏花乎、是為語病、欲更作笑詩人浪說鼠無牙、乃妥耳、元叡鼓掌大快曰、恨不令西樓聞之、定當頫首稱服、舉座爲之鬨堂、

作曲如美人、須自眉目齒髮以至十笋雙鉤、色色妍麗、又自笄黛衣履以至語笑行動、事事襯副、始可言曲、是故以是絕曲而世遂無曲也、

詞曲不尚雄勁險峻、只一味嫵媚閒艷、便稱合作、是

故蘇長公辛幼安並寘兩廡不得入室

曲之道廣矣大矣自王公士人以迨山林閨秀人人許作而特不許僧人插手

予昔譜男后劇曲用北調而白不純用北體為南人設也已為離魂并用南調鬱藍生謂自爾作祖當一變劇體既遂有相繼以南詞作劇者後爲穆考功作救友又於燕中作雙鬟及招魂二劇悉用南體知北劇之不復行於今日也

宋詞如李易安孫夫人阮逸女皆稱佳手元人北詞二三青樓人尚能染指今南詞僅楊用脩夫人黃鶯

見所謂積雨釀春寒見繁花樹樹殘泥塗滿眼登臨倦江流幾灣雲山幾盤天涯極目空腸斷寄書難無情征雁飛不到滇南一詞稍傳第用韻出入亦恨無閨閣婉媚之致予疑以爲升菴代作自餘皆不聞之豈眞古今人不相及耶

山東李伯華所作百闋傍粧臺爲康德涵所賞予購讀之盡傖父語耳一字不足采也

世所謂才士之曲如王弇州汪南溟屠赤水輩皆非當行僅一湯海若稱射鵰手而音律復不諧曲豈易事哉

今之詞曲，即古之樂府也，吾友桐栢生，嘗取古樂府中所列百餘題，盡易今調，爲各譜一曲，其辭亦雅麗可喜，大是佳事，勸之已爲刻行，

宋詞見草堂詩餘者，往往妙絕，而歌法不傳，殊有遺恨，予客燕日，亦嘗即其詞，爲各譜今調，凡百餘曲，刻見方諸館樂府，

予考索甚勤，而舉筆甚懶，每欲取古今一佳事，作一傳奇，尺寸古法，兼用新韻，勒成一家言，倥偬不果，即冬青一事，係吾家王脩竹監簿，以故宋戚畹，不勝痛憤，捐重貲，命家客唐林二君爲之，而已諱其事，世遂

泯泯不自然見他書可考大荒逋客嘗一爲冬青記然亦泥舊聞余擬另爲一傳署曰義陵以洗發先烈尚爾缺然他日終當一酬此夙願耳

南曲之必用南韻也猶北曲之必用北韻也亦猶丈夫之必冠幘而婦人之必笄珥也作南曲而仍紐北韻幾何不以丈夫而婦人飾哉吾之爲南韻自有南曲以來未之或省也吾之分姜光堅涓諸韻自有聲韻以來未之敢倡也吾又嘗作聲韻分合之圖蓋以泄天地元聲之秘聖人復起不能易吾言矣

吾友王澹翁好爲傳奇予嘗謂澹翁若毋更詩爲爲弟

月桀指一傳奇、便足持自愉快、無異南面王樂、澹翁曰何謂、予謂卽若詩而青蓮少陵能令艷冠裳而麗粉黛者、曰日作渭城唱乎、澹翁大笑鼓掌、以爲良然、一時戲語、然亦不失爲千古快談也、

西廂琵琶二記、一爲優人俗子妄加竄易、又一爲村學究謬施注解、遂成千古煩寃、予嘗取前元舊本、悉爲釐正、且并疏意指其後、曰日方諸館校注、二記並行於世、吾友袁九齡嘗謂屈子抱石沈淵、幾二千年、今得漁人一網打起、聞者多爲絕倒、蓋二傳之刻、寔多九齡慫慂成之云、

實甫西廂、千古絕技、微辭奧旨、未易窺測、予之注釋、筆之所錄、總不逮口之所宣、頃在都門、日吳文仲、莊冠甫諸君、合三十餘人、於米仲詔繕部湛園、邀予擁皐比、[illegible]一悉其義、諸君莫不解頤擊節稱快、冠甫謂實甫有知、當含笑地下、醉後分韻、各賦一詩、黃中宜繕錄成帙、仲詔爲作序、題曰艷情詩、以傳一時、目爲奇事、今四方好事者、往往購去、以當談資云、

小曲掛枝兒、即打棗竿、是北人長技、南人每不能及、昨毛允遂貽我吳中新刻一帙、中如噴嚏枕頭等曲、皆吳人所擬、即韻稍出入、然措意俊妙、雖北人無以

加之、故知人情原不相遠也、

予爲雜論、每得數語、輒拈管書之、積且盈帙、因自笑

無裨大道、不如且已、遂爲閣筆、

律成、吳郡毛允遂、謂予信多聞、曷不律文律詩、而以

律曲、何居、予謂吾姑從世界闕陷者一脩補之耳、曰

謂卑者苦不入、而高者皆不急、奈何、予謂吾故不爲

擔菜傭若咬菜根輩設也、既取予故所賦曲曰方諸

館樂府者卒業、輒拍几叫絕、謂說法惟爾、成佛作祖

亦惟爾、莊生有言、道在荑稗、在螻蟻、信哉、其識吾言

簡末、戲爲筆此、

論曲亨屯第四十

迂憨叟之志牡丹也有榮辱籍焉夫曲曷嘗不藉所遇以爲幸不幸哉遇則亨而不遇則屯也戲次其事各得四十則附志於後以當好事者一噱

曲之亨

華堂　青樓　名園　水亭　雪閣　畫舫

花下　柳邊　佳風日　清宵　皎月　嬌喉

佳拍　美人歌　孌童唱　名優　姣旦

伶人解文義　艷衣裝　名士集　座有麗人

佳公子　知音客　鑒賞家　詩人賦贈篇

座客能走筆度新聲　閨人繡幕中聽　玉
卮　美醞　佳茗　好香　明燭　珠箔障
繡履點拍　倚簫　合笙　主婦不惜纏頭
厮僕勤給事　精刻本　新翻豔詞出

曲之屯

賽社　醵錢　酬願　和爭　公府會　家宴
酒樓　村落　炎日　淒風　苦雨　老醜
伶人　弋陽調　鴉行頭　演惡劇　唱猥詞
沙喉　訛字　錯拍　刪落　閙鑼鼓　傖
父與席　下妓侑尊　新務酒敗喉　惡客鬧

座　客至大噱　酬酒人罵座　席上行酒政

將軍作調笑人　三腳貓人妄譏彈　村人

喝采　鄰家哭聲　僧道觀場　村婦列坐

小兒啼　場下人厮打　主人惜燭　家僮告

酒竭　田父舁人作勞　沿街覓錢

曲律卷第四　終

余不諳詞法而酷好詞致猶憶弱冠之年侍先君子山陰署中獲同王伯良先生研席先生於譚執之暇每及詞曲津津乎有味其言之余閒舉古傳奇若雜劇中瑕瑜處相質先生輒頫解首肯謂可以言曲先生於此道故夲夙悟加以精探遡攬自宮調以至韻之平仄聲之陰陽窮其元始究厥指歸靡不析入三昧吾邑詞隱先生為詞壇盟主持法之嚴

鮮所當意獨服膺先生謂有寘昇諸所著撰往來商搉先生常欲進余堂廡指授衣鉢余謝未皇歲癸亥先生病入秋忽馳數行緘一怏來曰吾生平論曲爲子所賞頋喙也非筆也寖久法不傳功令斯湮正始永絕吾用大懼今病且不起平日所積成是書曲家三尺具是矣子其爲我行之吳中余啟讀之則曲律也方在校刻而訃音隨至茲函蓋絕筆耳

先生淹通藻贍其所為詩若古文辭卓然成一家言有方諸館集久行於世遺草多未入梓獨忍死以是編相付先生嘗謂吾姑從世界缺陷處一修補之此意殊可念先生舊嘗校注古本西廂琵琶二傳一洗沈謬特擅精博並徵余言弁首猶是屬意衣鉢狂狷之極思余卒逡巡未能一領其秘亦不意其遂為古人竟以此負先生矣先生作有題紅記及

男后離魂救友雙環招魂諸劇膾炙一時乃
最所意得則有方諸館樂府二卷悉散套與
小令家繕部兄方為刪之金陵盖先生一生
鍾有情癖故但涉情瀾留連宛轉盡態極妍
令人色飛腸斷尤稱擅場洵是千古絕技今
二書並行庶不為千古絕學豁以不終負先
生嘉惠之意其在斯乎余原不諳曲法故律
中微密不置論亦不復須論聊綴數語簡後

用紀顛末以志輟絃之痛
天啟閼逢困敦之歲季春上浣五日松陵友
弟毛以燧跋

附

別毛允遂　　王驥德

三十年來向與禽可憐同調復同心如蘭自
合推交誼流水常能借賞音病久故應傷四
壁路長難慰報雙金他時夢裏邉相訪烟水

莊〻可易彛先生以此詩同曲律來告訣使甫復命遂卒

哭王伯良先生詩十三首　毛以燧

屈指論交三十季寸心金石未爲堅而今流
水知音去腸斷牙生在輟絃

官衙觚槧佇梢依夜〻燒鐙屑競霏非但能
言不可得秖應天壤解人稀

追憶分闈攬袂時山亭落日酒重醺忘年小
友君能許何處逢人不寄詩

梁園同作看花人並馬蒐奇角句新轉憶令

原增涕淚遺編悽斷忍重陳昔歲余過先庫部兄陳留署中

先生適至同為汴遊刻有遊梁攬古諸作

君才什倍失封侯我亦青衫滯白頭一度相

逢一悲咤更堪操管哭長楸

山陰道上昔年遊遙詠巴山便解愁此湘西

愁人不見斷雲咽水下孤舟

盈盈如帶一江分每到相思悵暮雲猶記別

時鶯水畔槐風梅雨泣離羣

由来玄晏重三都雙璧居然借小巫從此無心存潄帚他時誰與任前驅余小刻二種並徽先生序篇

方諸集在見琳瑯餘草塵緘積滿牀手取一編臨殘寄敢辭含痛與商量

每過東林輒繫舟便題尺一遣相邀遠公情累消除盡猶共銜悲賦大招先生與平望珠勝寺道源上人稱方外莫逆過必留止招余兄弟出留連信宿乃去頃余赴哭先生上人實偕